

优的方案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使得电子控制设备的稳定性可以提高,降低故障出现的概率,从而节省维护和维修的费用,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2.3 合理选择零部件及电子元件

电子自动化设备所要使用的零件非常复杂,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会购买一些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元件,然而这会导致电子设备故障出现的概率增加,从而使得维修的费用增加,使得资金的正常流转内阻碍。在零部件选择过程中应该选择更多符合质量标准的元件,还可以选择足够的替代品使得电子元件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及时更换。不仅如此,在选择电子元件的过程中还要重视散热性和防水性,避免在温度较高和湿度较高的环境作业的时候,使得电子元件受到损耗,降低产品的性能。

2.4 构建严格的设备监控系统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企业已经安装了监控系统,可以对操作人员进行实时监控,防止在操作中出现故障,也可以防止在发生故障的时候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的问题。监控系统还可以及时发现部件产生的波动,从而有效的进行维护和保养,使得生产管理可以更加有效,降低故障发生的概率。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电子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重要,要保证电子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稳定运行,使得经济生产效率可以不断提升,因此需要对电子控制设备运行过程中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由于当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问题,设备的运行环境以及设备的设计方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操作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还需要不断解决与提升,从而保证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纵庆浩. 浅析如何提高电子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可靠性[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 22(10): 68-69.
- [2] 刘晓龙, 马银凤, 董海静.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可靠性分析[J]. 通讯世界, 2019, 26(03): 121-122.
- [3] 杜江淮. 电子自动化控制设备可靠性影响因素分析[J]. 黑河学院学报, 2018, 9(10): 205-206.

认知转喻机制理论探究

——以泰语为例

吴霄霄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机制和隐喻机制一样具有普遍性,转喻机制构建的转喻概念存在于各种语言中。文章以泰语为例,从转喻机制的本质、概念转喻建构中的“突显”原则、概念转喻建构中的映射论以及概念转喻建构中的认知模型几个方面对认知转喻机制理论进行探究。希望通过对认知转喻机制理论的探讨为认知语言学提供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转喻机制; 概念隐喻; 泰语

引言

相对于大量的隐喻研究,国内外对转喻问题的探究要少得多,学者们在研究隐喻时常常会把转喻作为隐喻的一种形式来加以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转喻才以认知机制的角色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莱考夫&约翰逊(1980)中对隐喻进行了详细阐述的同时,也提到了“转喻”这一概念,指出转喻让我们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了整体的某些特定方面。也就是说概念转喻的建构与事物的某些特定特征有关。沈家煊(1999)认为转喻机制同样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思考和理解,概念转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张辉,卢中卫合著的《认知转喻》作为国内转喻研究较为系统的专著,其重要观点是转喻机制是一种思维认知方式。

从隐喻和转喻的研究现状来看,泰国学者对隐喻的研究虽然很少,但是从他们已有的作品来看,他们的研究视角依然转向了认知隐喻的领域。而对转喻机制的研究,泰国很少有学者涉足,目前搜集到的文献中只有泰国学者英优·甘纳吉纳(2016)对泰语中颜色词表示某种情感的概念转喻进行了分析,但相对而言比较笼统。

一、转喻机制的本质

国内学者们对转喻机制进行探讨时一致认为概念转喻实际上呈现出的一种指代思维。这种“借代”指的某一事物中熟知的或容易感知的方面与该事物其整体或其他方面进行相互替代,并且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莱考夫&约翰逊(1980)将“转喻机制”定义为“用一个事物来指代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物”。

泰国学者英优·甘纳吉纳(2016)在论述转喻概念时也指出,转喻机制所连接的意义来自同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中,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借代关系有事物整体代替其部分、同一事物的部分代另一部分等。

例如:泰语中用“หน้าใหม่[ná:mái]”表示“新面孔或者是新人”,其中“หน้า[ná:]”表示的是身体的一个部位-脸。这里用人的脸来指代人这一整体。可见,“หน้าใหม่[ná:mái]”中的人和人的脸属于同一认知域或概念域,且用人的脸对人这一整体进行指代。

那么,人们在进行语言表达时,为什么会选择人的脸对人进行指代呢?

二、概念转喻建构中的“突显”原则

与隐喻机制不同的是,转喻机制下同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中被指代的概念和用以指代的概念之间是“相近”或“突显”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在无论是物理属性还是心理属性上都存在某种相近关系或者其中一方是较为容易突显出来的。

在运用转喻机制来建构概念转喻的过程中如何来体现“突显”这一原则呢?这就是说在同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中选取什么样的始源概念来指代目标概念呢?这就可以用沈家煊(1999)提到的“显著度”来解释,也就是说当我们要为同一概念域中的目标概念找到可以替代它的源概念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会更多地集中在特征相对凸显的一个事物上。此外,概念转喻建构中“显著度”相对更高的事物与“显著度”相对较低的事物也存在“焦点与背景”的关系,一般而言,在选择指代对象时会考虑到同一认知域中的哪一概念是作为焦点呈现出来。但是事实上,就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而言,对焦点和背景的选择与人的主观意识或者主管经验有关。

例如:“ทำหน้างง[tʰám˥˥ná˥˥hɔŋ˥˥hɔŋ˥˥]”(露出困惑的表情)中的“หน้า[ná:]”表示的是身体的一个部位-脸。这里用脸部表情来指代这个人的思维活动。选择人的脸部表情来进行指代是因为脸部在整个人体部位中特征突显,通过脸部表情更容易判断出整个人的心理状态。

问题是通过人的脸部表情来指代整个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来构建用以表示困惑的概念转喻,这一过程中是否也和隐喻机制一样包含着映射过程?

三、概念转喻建构中的映射论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中常常涵盖了转喻,认为概念转喻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映射的过程,是在同一个概念域内进行的,是可以相互指代的关系。即同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中的始源概念可以相互指代,比如:整体代部分或部分代整体。映射的同时,始源概念与目标概念也会通过转喻机制下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概念构型完成对概念转喻的建构。

四、概念转喻建构中的认知模型

转喻机制中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对某个领域中的知识和经验做出的统一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概括和解释。理想化认知模型对于转喻机制下概念转喻的生成和理解这一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现当代转喻研究方法中,ICM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主流。

笔者将赵学德(2014)所述到的转喻机制中始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概念构型的分别表述为以下几个小类:

“整体ICM与其部分”中有“事物和其部分”、“标量和其高端部分”、“事物和其构成成分”、“事件和其分事件”、“范畴和其成员”以及“范畴和其属性”等;(2)“同个ICM的部分”中包含“感知器官和其感知”、“原因和其结果”、“参与生产的厂商、材料和地点等各部分”、“控制者与被控制的人或物”、“所有者和所有物”、“容器和被容纳的人或物”以及“地点、居住者、办公机构、发生事件等各部分”等。

例如:泰语中“หน้าใหม่[ná:mái]”表示的“新面孔或者是新人”,则属于“整体ICM与其部分”这一概念构型,部分指代整体;又比如,泰语中的“ทำหน้าไม่สนใจ[tʰám˥˥ná˥˥mái˥˥sɔŋ˥˥tʰai˥˥]”(露出不关心的表情)则属于概念构型“同个ICM的部分”中的“感知器官指代其感知”。

五、总结

转喻机制则是通过理想化认知模型建构出的单一的认知域或概念域内的始源概念对目标概念进行替代,始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认知关系可以用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的“整体ICM与其部分”和“同个ICM的部分”这两大概念构型中的具体小类来分析。始源概念对目标概念进行映射的过程也就是始源概念对目标概念进行指代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1).
- [3] 转引自贡雪, 高延宏. 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型的中国文化英语教学研究[J]. 亚太教育, 2016(2).
- [4] Lakoff, G.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5] 赵学德. 认知视角下人体词的语义转移研究[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 [6] 赵彦森. 认知语言学: 批判与应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 [7] 张辉, 卢中卫. 认知转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8] อิงอศ กัญฉิน. อุปถัมภ์และนามนัยในการใช้คำเปรียบที่สื่ออารมณ์ความรู้สึก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วารสาร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ปีที่ 23 ฉบับที่ 2, 2559.
- [9] 罗赞, 杜芳. 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型”的转喻认知语据分析[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4).